



三十一卷三十四
表論對史評

和
1.259
10



和16
1.259
10

午亭文編卷三十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奏疏

歲終彙進講義疏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陳廷敬題竊惟積日月而成歲不已維天合經史以為功其勤者聖蓋典學行政道本相資溫故知新事須交盡我皇上曹聰曹明之資實由天授好學好問之篤度越前王出臨正朝則躬理萬幾深居大內則潛心羣典隆寒盛暑不廢丹鉛綴衣虎賁皆通章句逮於講幄尤切皇情每當敷奏先從天語發揮凡有咨詢迴出諸臣

意表兼之虛懷若谷溫語如春講畢有再拜之儀特蒙
賜免頻年有便繁之錫更荷重頒此皆亘古所未聞而
今茲所始覩者也臣等叨預顧問之榮班愧乏涓埃之
微助歲華欲滿舊例宜循其四書講義已於康熙十四
年閏五月遵 旨先期彙進今將講過通鑑講義繕寫
裝潢題明進呈伏願 聖心折衷於誦讀之餘發揮於
施行之際文武之道備在一人堯舜之治永傳萬代矣
臣等不任諄切之至

進呈刊完日講四書解義疏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
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陳廷敬題 臣
等於康熙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恭侍 弘德殿進講蒙
皇上面諭四書已經講完講章應行刊刻欽此臣等叨
塵法從日侍經幃伏觀

皇上聖躬親講典學彌殷 天語下詢訪道愈篤凡在
六經諸史靡不極意研精至於四子之書實備百王之
道比年以來次第進講歷寒暑而罔間積日月以成編
固已體驗於 宸衷抑且發揮於政治除按日進覽年
終彙呈盡在 御前時屢 睿照迺者思垂永久 親
降綸音爰令校刊宣布中外竊惟

皇上聖學崇深真是超軼往古臣等經術淺陋曷克仰
助涓埃顧鄙暮之大義微言炳如星日而師儒之參稽

五訂著在簡編嘗慕宋臣以半部佐君先明敬信節愛
顧學朱子以四字入告亦曰誠意正心即致斯世於治
平不外明德新民之理而使吾君為堯舜敢忘責難
陳善之思仰惟宵旰之勤勞不輟宮闈之誦讀永光典
訓示則臣民臣等謬效編摩復加刪潤校鋟成帙裝潢
進呈惟我
皇上嘗垂乙夜之觀存諸几席允懷千聖之道如晤羹
牆將見煥四海文命之敷弘萬世光華之治臣等不勝
區區之意謹具題恭進以聞

歲終講義循例題明兼陳愚悃疏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
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臣陳廷敬題竊惟體乾德之
運行學惟時敏成聖功於歲月理本日新蓋百王之治
雖殊道實同於師古而六經之文具在用之足以宜民
必積累之崇深乃化裁於久大欽惟

皇上聖自生知才惟天授以虞舜之濬哲有大禹之克
勤機務至多聽斷每煩於日昃圖書在御講誦常至於
夜分既已循習簡編守二帝三王之大法抑又研精傳
注窮殷盤周誥之全經帝庸作歌敕命凜惟幾惟康
之旨皇建有極敷言叶無偏無陂之音隻句片詞炳
若日星之訓含毫落紙煥乎雲漢之章宣天地之中和
義兼雅頌躋臣民於文治功並典謨臣等久歷金華又

年序文編卷三十一
彌寒暑親承 玉色得侍燕間曾莫効其微勞實難醜
於恩遇伏查歲終講義例應彙寫進呈但尚書講義現
在發刊而逐日進講已留 御覽曾經請 旨停進謹
循舊例題明伏願道協時行化同天運仰於穆之不已
知日進於無疆則綏將純嘏之方來膺保永圖於孔固
矣臣等無任諄切之至

慰問謝恩疏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
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臣陳廷敬奏臣草茅豎儒質
愚學陋恭逢殊眷累廁清班無裨 聖學之高深曷稱
君恩於萬一今臣母誥封淑人張氏不幸奄逝仰蒙
睿念遣使慰問於本月初十日內閣學士臣屯泰翰林
院掌院學士臣喇沙里到臣私寓傳奉 詔旨賜臣茶
酒恩禮有加顧臣何人叨茲曠典臣呼天搶地誓報捐
糜即臣母九原之下均戴 皇仁於無盡矣臣謹奉
恩賜茶酒告奠臣母席前望 闕叩頭並乞天使轉奏
訖竊念一介之寒微敢勞曲軫况當萬幾之勤瘁猶厯
洪慈 恩重難酬感深莫罄伏覩緝熙典學既進德於
光明更冀淵穆居心稍節勞於宵旰臣遄奔子舍徒切
望雲之悲回睇神京彌懷向日之戀臣不勝哀感涕零
之至為此具本謹奏謝以聞

諭祭謝恩疏

康熙十八年七月初一日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
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臣陳廷敬奏臣以母憂於本年
正月內回籍守制銜恩就道星夜遄奔抵舍以來寢處
苦塊於六月內得閱印抄禮部一本為恭請恩卹事奉
旨陳廷敬侍從勤勞其母准照學士品級賜卹欽此臣
不勝悲慟不勝感激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臣
自遭哀疚深荷矜憐辱天使之光臨沐恩頒於稠疊
皇慈無盡曲施母子存歿之間禮數逾涯直在古今見
聞之外復奉特旨憫臣微勞糜骨難齣撫膺知感伏
念臣濫塵史局者廿載備員經幄者七年文章虛負時
名講論略無裨補時餒尚方之膳兼分內帑之金緣
皇上推至心以待人俾微臣資厚祿以將母未免瞻雲
之望粗紓愛日之勤不意臣命數奇窮致煩
皇上睿懷軫念終天永訣徒遺慟於生前新命洊加
實增光於身後茲逢優異備極哀榮徑從學士之階不
拘詹事之考皆故事所未有雖勲舊何以加臣自惟三
錫頻仍彌懼班行之忝竊即臣母九原可作應驚品秩
之驟遷荷寵如斯未報涓埃於盛世捐軀何日敢懷疾
痛之餘生仰惟聖文神武之光昭屬茲中外臣民之
慶幸萬方送喜知咫尺之龍顏子身抱憂遠瞻依於
鳳闕顧臣子有難仰承之殊遇惟聖明示不世見之
異恩回思鞠我之勞有懷罔極夙識事君之義莫効

徵忠苟溝壑之遂填永佩深仁而入地或蓋惟之未瘞
長賡景福以齊天臣不勝匍匐頂戴之至謹具本遣臣
男國子監生陳謙吉捧赴通政司投進為此奏謝以聞

遵例自陳疏

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
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臣陳廷敬奏伏見吏部題准
康熙十八年京察例應自陳官員丁憂在籍服闋到京
即行自陳臣丁母憂於今年十月二十一日到京例當
備開履歷事蹟仰祈 睿鑒竊臣原籍山西澤州人中
順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十八年充會試同考試官
本年授內秘書院檢討康熙元年以病請假回籍四年
仍補檢討六年考察一等稱職八年陞國子監司業九
年陞內秘書院侍讀十年改翰林院侍講本年轉侍讀
陞侍講學士十一年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加一級食俸本年充日講起居
注官十二年考察一等稱職本年轉侍讀學士充武會
試副主考又充武殿試讀卷官十四年陞詹事府詹事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十五年以冊立 東宮奉使祭告
北鎮本年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十六
年轉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充日
講起居注官本年充

太宗文皇帝實錄副總裁官十七年充纂修皇輿表總

裁官本年十一月聞母訃回籍守制今服闋到京伏念
臣蓬華賤士質鄙學疎叨沐 殊恩累擢近列 厠講席
深巖之地玷禁庭侍從之班曲荷知憐初無報稱徒蒙
寵渥時切憂兢 臣前者遘罹母喪蒼黃去職存問仰煩
天使恩膏頌自尚方洎當請卹更出 特恩憫似髮之
微勞命從三錫降如天之異數澤及九原竊念 臣母子
之所遭皆自古君臣之希邁蓋恩隆則責宜重乃材薄
而眷有加即糜隕百身莫塞尸榮之咎而柶遲三載已
寬幽黜之期知有未報之 鴻慈永慚高厚良無可觀
之後效恐負 聖明伏祈

皇上立賜處分以為不職者戒 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歲終講義循例題明疏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
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 臣陳廷敬題竊惟成湯自誓
惟又日以常新大禹克勤必寸陰之是惜蓋君道法天
行之健而聖功懋時敏之修故積日月而歲序以成於
穆不已亦凜就將而德行斯顯悠久無疆欽惟
皇上表正建中經文緯武造四海昇平之治偕二儀覆
載之功屬前者小醜之陸梁塵數載 九重之旰晷邊
機苟午未當息馬投戈 文命誕敷不輟窮經論道蓋
勵精遜志固已卓冠百王故 神略英謀自爾前無千
古運天下於掌上信內順而外威視萬里為目前豈風

行而化洽遂成格苗戡黎之績允惟稽古右文之時既
研極夫六藝之精出話經而吐辭雅亦推行於諸史之
實承烈武而顯謨文謂大易載開物成務之微言而兩
漢具鑑古知今之軼事縹緗進 御嘗勤丙夜之觀帷
幄敷陳時備宵衣之問 臣等玩飛龍之大義雖願學昭
素之對君觀司馬之全書未能如一采之竟讀勉尋舊
學忽逢歲籥之更新懼負殊恩每近 天顏之有喜閱
流光之易邁知典學之彌殷日居月諸曾炎燠初寒之
罔間歲聿暮矣猶晦明風雨之其勤伏值年終謹循舊
例應將講義逐一題明易經日講解義現在校刊按日
經鑑講章悉留省覽至於年終彙進前經 睿旨諭停
非謂少損夫鉛槧之繁蓋因已置諸几席之上簡編盈
溢義蘊弘多伏願體六位以成能象三辰而立極一道
德而同風俗弘闡先聖之傳經興禮樂而定章程高掩
千秋之遺史將見光天之治再見於中天而震世之功
永垂於奕世矣 臣等不任諄切之至

制錢銷毀滋弊疏

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十七日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管
右侍郎事仍兼翰林院學士管理京省錢法 臣陳廷敬
題竊惟銅鉛之微物製為錢貨之重寶愚民牟利法久
弊滋所貴因時制宜務在便民裕國自古鑄錢時輕時
重治平之世未有數十年而不改易者 臣奉 命清理

錢法期於國寶流通公私交便以副我

皇上簡任至意前所請核減耗銅節省工料等項業經奉旨會議允行臣更有請者今日民間所不便者莫過於錢價甚貴定制每錢一千直銀一兩今則每銀一兩僅得錢八九百文其故由於制錢之少夫國家歲歲制錢宜乎錢日多而賤今乃日少而貴者蓋因姦宄不法毀錢作銅以牟厚利之所致耳夫銷燬制錢著之律令其罪至重然而不能禁止者厚利之所在故也今銅價每劬值銀一錢四五分計銀一兩僅買銅七劬有餘而燬錢一千得銅八劬十二兩即以今日極貴之錢用銀一兩換錢八九百文毀之為銅可得七劬七八兩尚浮於買銅之所得何況錢價賤時用銀一兩所換之錢可毀銅至十餘劬者乎銅價既貴奸人爭毀制錢以為射利之捷徑鼓鑄之數有限銷毀之途無窮錢安得不日少而日貴乎苟不因時變通其弊將無所底止矣若欲除毀錢之弊求制錢之多莫若鼓鑄稍輕之錢察康熙十九年錢價甚貴以致民間苦累

皇上特諭令一文重一錢九卿議以為順治錢重一錢因順治十年舊錢壅滯改鑄新錢重一錢二分五釐十七年因錢價賤又改鑄新錢重一錢四分前有廢輕而改為重者未有舍重而從輕者如錢輕少則有私鑄以此未經施行臣竊思國家之法本以便民苟有利於民

即於國無利猶當行之况行之利於國而亦利於民乎
夫向之改輕為重為便民也今民既不便矣自應改重
為輕今若改鑄重一錢之錢毀錢為銅既無厚利則毀
錢之弊將不禁而自絕矣錢不毀而日多則錢價平而
有利於民矣總計寶泉寶源二局每年各關動支稅銀
二十五萬三千兩辦解銅三百八十九萬二千三百零
七觔十一兩內除耗銅三十五萬三百零七觔十一兩
淨銅三百五十四萬二千觔現行例鼓鑄錢四十萬零
四千八百串直銀四十萬零四千八百兩今若改重一
錢仍每串作銀一兩計每年多鼓鑄錢一十六萬一千
九百二十串直銀一十六萬一千九百二十兩臣所謂
利於民而亦利於國者也再察前經戶部等衙門議覆
錢法侍郎田六善條奏令天下產銅鉛地方聽民間採
行令直省督撫於產銅鉛處令道官總理府佐官分管
州縣官專責稅其二分分別紀錄加級至今開採寥寥
皆因地方官征收其稅滋為弊端以致徒為收稅之名
而無開採之實此後應一切停罷聽民自便或有開採
則銅日多而錢價亦因可以得平也

勸廉祛弊請勅詳議定制疏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
御史管理京省錢法臣陳廷敬奏竊惟國家久安長治
之基關於風俗風俗盛衰之故繫乎人心正人心厚風

俗之機存乎教化故品節度數必有定制所以辨上下
定民志使天下移風易俗回心向道尤教化之急務也
洪惟

皇上堯仁舜哲禹儉湯勤總攬天下之大權先教化而
後刑罰謂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而弘獎官方廉為尤重
臣愚謂貪廉者治理之大關奢儉者貪廉之根柢欲教
以廉當先使儉然而不能遽致者則積習使之然也臣
伏見我

皇上盛德淵純躬先節儉御服無奇麗之觀尚膳鮮兼
珍之味蚤朝晏罷謹小慎微與中外臣民共登淳古之
風一時公卿大夫是則是效宜蒸蒸有不變之機矣臣
謂風俗未能盡儉者蓋古者衣冠輿馬服飾器用之具
婚喪之禮賤不得踰貴小不得加大今或等威未別因
而奢僭之習未盡化也百金中人之產一裘之費奚啻
百金綺紈之服機絲所織花草蟲魚時新日異舊者猶
新新者已舊貧者循舊而見嗤富者即新而無厭轉相
慕倣積以成風外官之任者或擁廉從數十百人衣輕
策肥車馬闐咽震驚道路泥沙之用不惜貪饕之行易
成由是則富者黷貨無已貧者耻其不如冒利觸禁妄
冀苟免幸不罹於法則以高貲誇耀閭里愚民無知見
其如此游末趨利多離農畝棄其本業賈誼所謂一人
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百人織之

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不可得也其始由於不儉其
繼至於不廉其卒至於天下饑寒饑寒切於其身姦宄
因之而起此所以刑罰未能衰止也然則風俗何以厚
之亦曰正人心而已夫好尚嗜慾之中於人心猶水之
失隄防也是教化之所宜先務矣伏祈 勅下廷臣博
考舊章詳議定制 御賜之衣物許其服用及近御之
人照常不議外官員士庶冠服衣裘飾用之制婚喪之
禮有宜更定者斟酌損益務合於中其淺近易行如貂
捨狝絲昔有官品之分今則庶人服之矣如緞綢昔有
官民之別今則雜然無辨矣並宜釐正使永遠遵行至
若外任官輿馬僕從不得過侈制度既定罔敢陵越則
節儉之風可以漸致工者不必矜能於無用商者不必
通貨於難得竒技淫巧棄本趨末之民將轉而緣南畝
田疇闢則民無饑寒民無饑寒然後可以興於禮義廉
耻而國之四維以張太平無疆之盛治端在於此又豈
惟勸廉吏而已臣管闕蠡測無補高深緣係條奏意須
明悉字稍逾格統祈 睿鑒施行

請嚴考試親民之官以收吏治實効疏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
御史管理京省錢法臣陳廷敬奏恭惟

皇上宵衣旻食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洞知閭閻之
疾苦歷觀稼穡之艱難擢用循良振興吏治將使官奉

其職民樂其生永臻太平郅隆之風竊謂與國家共理此民者外則督撫司道府州縣等官督撫司道彈壓表率府州縣以理民者也而與民寔親者無踰於知府知州知縣者矣臣愚謂親民之官其職至重至於文移簿書期會訟獄之事皆身自經理不得假手胥吏使夤緣為奸其事又甚難也自捐納以來有未經考試之人輒授正印親民之官者夫古者以經術為吏治必學古然後可以入官今即不能盡然而亦須略曉文義之人委以民社之寄臣查俊秀一項初捐既是白身有司曾未一試而吏部輒與選補則其文義通閭何由得知此項人若一槩束之高閣則既已嘗許其得官若盡數錄用則自古未有不曉文義之人可以為民父母者也臣察兵部有考試武職之例凡副將參將遊擊等官單雙月選補先期考試弓箭不合式者不准選補下月復考必待其合式而後用之武職重之如此何況親民之吏乎臣又察吏部有考試招民知縣之例招民之與捐贖事體相類又不宜彼重而此輕也臣愚謂知府知州知縣凡俊秀捐納有已經考職後捐納者依例選除有未經考職遂行捐納者於選除之時仍行考試文義略曉者即與錄用否則且令肄業聽其再試凡考試之時若繩以八股經義既非其所素習亦難以猝然而能合無試以時務策一道判一條但須嚴加防察毋得令其代倩

傳邇徒應虛名如此則既不絕其功名佳進之路亦使
之有鄭重名器之恩庶可以責吏治之實效也伏祈
睿鑒勅議施行

午亭文編卷三十

卷三十

午亭文編卷三十一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奏疏

請嚴督撫之責成疏

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
史管理京省錢法臣陳廷敬奏今天下之事繫於督撫
督撫之職在察吏安民若民犯法者多刑辟不止惡在
其能安民也察吏之意欲令民安若民犯法者多刑辟
不止惡在其能察吏也臣見直省各督撫所上刑獄章
奏籙多夫督撫之職在安民者非謂民既犯法而明於
擊斷之為能盡其職也謂民未犯法而嚴禁令謹科條
使民遷善遠罪至於刑清政簡之為能盡其職也故督

撫之能與不能視其所治之民而已矣民之安與不安
視其刑之清與不清政之簡與不簡而已矣直省之刑
清而 朝廷之刑清矣直省之政簡而 朝廷之政簡
矣政簡刑清王道之大端也或曰民自犯法耳於督撫
何尤焉孔子有言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也故欲使民
不犯法而刑辟衰止莫先於行上之教欲行上之教緊
惟督撫是問督撫曰是將在羣吏夫吏果廉能毋敢有
加派毋敢有火耗毋敢黷貨於詞訟毋敢朘削夫富民
然後一意行上之教而民不罹於刑今吏或不能誠有
罪焉然非盡吏之罪也人苟稍稍知詩書識道理一行
作吏誰忍自棄而今或不能者非盡吏之欲私肥其家
蓋迫於上官耳上官廉則吏自不敢為貪上官不廉則
吏雖欲為廉而不可得吏既不得廉則凡所為加派火
耗黷貨朘削之事日以曲事上官之不暇而又何有於
行上之教使民不罹於刑雖使吏勉強行之而民習見
吏之所為多不法也曰是惡能教我誰其從之是教之
不行刑之不止吏為之也吏之為之者督撫使之然也
方今要務在於督撫得人為督撫者既不以利欲動其
心然後能正身以董吏吏既不復以曲事上官為心然
後能加意於民向之所為加派火耗黷貨朘削之事舉
皆無之夫然後民可徐得其養養立而後教可行也至
於教民之法三代盛矣古今異宜所貴得其意而神明

之而其大要莫重於讀法之令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使各以教其所治歷代以來有講讀律令之法皆周禮之遺意為教民之要務也夫欲教民以道必先信上之令以實致乎民管子曰國之重器莫重乎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賈山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瘖疾扶杖而往聽之思見德化之域是以人臣敬君之命令尊之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人君之所以為國鼓舞羣下者恃其命令而已臣伏讀

皇上聖諭十六條頒行已久彼時雖一經張挂曉諭而鄉邨山谷之民至今尚有未知者臣近日惟見山東巡撫張鵬有

上諭十六則講義及臣鄉山西寧鄉縣知縣龔應霖講約書其實心奉行與否當俟之事久論定之時至於一經曉諭而旋視為具文者比比皆然臣所謂信上之令以實致乎民者責在有司而督撫為要矣臣欲祈

皇上特降嚴綸通飭督撫使賢者知勉而否者知懼洗滌舊染專以潔已教吏吏得一心養民教民為事其督撫保薦府州縣官也須要第一條實填一本官無加派無火耗無贖貨詞訟無朘削富民十九字第二條實填一本官實心奉行

上諭每月吉聚眾講解鄉邨鄉約講解二十二字如保

薦不實者請 勅部將保薦之督撫具揭之司道並所
保薦之官嚴議處分定例不得仍用常例處分餘條仍
照舊例開其實蹟凡若此者所貴督撫知功令之重在
此顧名思義觸目警心以導羣吏也而
皇上之考察督撫則以潔已教吏吏得一心養民教民
為稱職否者罷黜治罪

聖主在上坐照如神自有洞鑒臣之愚心惟祈 朝廷
切責督撫以幾刑清政簡之風故敢獻其鄙言助成王
道之治竊虞辭難達意故字多逾格統冀 鑒宥施行

請議水旱疏

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
史管理錢法臣陳廷敬奏 臣伏惟

皇上盛德湛恩蟠際天壤閔念黎元甚於赤子發倉廩
蠲租賦弛山海之禁謹儲積之防重恤農事勤求民瘼
所以便利安全兆姓之道甚備茲者仰賴

皇上德恩歲穀既登惟一二水災猶塵 睿慮夫水旱
凶荒堯湯之世不能盡無惟其備及於豫而調當其急
故民恃以無恐臣於報免災荒敢因

聖意之所垂念者少獻其末議焉臣前見山東巡撫徐
旭齡於康熙二十三年九月題報濟寧海豐霑化水災
情形該部題覆行令委官蹋勘於十一月該撫題濟寧
等三州縣成災分數並應蠲免錢糧冊結該部題覆行

令分晰地畝高下於二十四年四月巡撫張鵬題濟寧等三州縣並無捏報被災分數照例請免本年錢糧該部乃覆准蠲免自去年九月至今年四月八閱月矣是此一水災之報也巡撫初題報其情形再題報其分數三題稱無捏報此一水災之免也該部初覆令其委官踏勘再覆令其分晰地畝高下及其具題至於三也然後覆免是則自報至免巡撫具題者三戶部具覆者三疊疏奏聞上勞聽覽以故德音下逮近省已踰半年遠省將不止一載在

皇上恤民之意如彼其勤而在所司出納之際如此其遲迴者非故為是鄭重也所行之例則然耳臣愚謂被災之分數即見地畝高下之間而地畝之高下即宜分晰於分數多寡之內蓋再題而該部可具覆矣不必駁察至再而具題至三也如此則上宣

聖主勤民之意下慰小民望澤之心中不得使猾吏奸胥緣為弊竇况該部既行令委官踏勘分數於初又行令分晰地畝高下於再其分數高下從來惟以巡撫之具題為據不見有所增損其間則咨行亦是虛文再駁愈覺可已臣請於巡撫具題分數之後既有冊結可據該部即宜具覆豁免更不再駁務取早結為便昔漢武帝使汲黯視河內火還報曰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

矯制之罪武帝賢而釋之夫黯所視者火而所賑者水
旱黯不以非其職自解武帝不以矯制罪黯蓋急民之
急也昔人謂救荒如拯焚溺若稽遲歲月始沛德音
皇上如天怙冒之心必不若此臣之所見實 聖意之
所及故敢進其愚說伏祈 睿鑒採擇施行

撫臣虧餉負國據實糾參疏

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
史管理京省錢法臣陳廷敬奏竊惟雲南捐納事例乃
皇上斟酌時宜所以恤民而裕餉顆粒皆係國儲絲毫
悉關軍食為撫臣者宜如何撙節清釐以無負封疆之
重寄乃臣於雲南巡撫某有異焉臣閱邸抄據該撫某
疏稱大兵還京尚餘捐納米五十一萬四千六百餘石
草一千一百六十一萬五千餘束彼時即應支放乃留
米不發及動支庫銀二萬五千兩買米一萬石每石
用銀二兩二錢至二兩八錢不等又留草不給動支庫
銀四十四萬兩折給草一千七百五萬一千七百六
十四束每束用銀三分以現在之米草不以支給大兵
而濫用公帑另行採買此何說也及至大兵凱旋始巧
行題請將前項所存米草動給官吏等項驛遞馬匹米
一石止扣銀一兩二錢草一束止扣銀一分以今扣算
之數較前採買之價相去不啻霄壤此又何說也臣意
某當大兵還京之日使果有現存米草斷不另買必是

先將報捐之米草多行折銀入已無從支給故為此掩飾一時之計是其侵沒之弊顯然可見者也至於凱旋之後苦於開銷無策乃朦朧請給本省官俸驛遞蓋以大兵之供應甚急而本省之支銷可緩大兵之供應分毫不可假借而本省之支銷任意可以通融也獨不思其當日所收之米草即照採買之價計之米五十一萬四千餘石為銀一百二十九萬兩有餘草一千一百六十餘萬束為銀三十萬兩有餘而今請扣之銀止共為七十餘萬兩是一那移之間而其侵沒餉銀已九十餘萬兩矣即使無侵沒入已之弊而身為封疆大吏當軍興之際不思裕國省餉虧損國課幾至百萬之多溺職不忠之罪其雖百喙何以自解乎伏乞

皇上勅部檢察前後報部文冊奏銷價值難逃 睿照迅賜處分庶錢糧不致侵溷而官邪知所儆惕矣臣職司風紀不避怨嫌謹據實糾參伏祈 睿鑒施行

俯瀝懇誠祈恩回籍以安愚分疏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二日經筵講官吏部尚書管理修書總裁事務臣陳廷敬奏 臣薄劣孤生迂拙自守荷蒙

皇上天地養育之恩生成造就寵祿逾涯臣自念無他才能報塞萬一惟早夜兢兢思自淬厲不徇親黨不阿友朋上恐孤

聖主之殊恩下欲全微臣之小節乃至積有疑釁飛語中傷如前楚撫一案者汙雖臣戚涇渭自分嫌疑之際尤臣所慎彼既敗事遂疑及臣積疑成恨語涉連染今幸我

皇上日月中天無幽不燭既難逃

聖主睿鑒之明復一付盈廷至公之論雖臣之心跡即此可白而臣之自處須適所宜惟當引退田間永銜恩於高厚詎可抱咎夙夜猶廁跡於班行即

聖度之寬容曲加憐恤而臣心之跼蹐倍切銜惶且臣年力早衰兩目昏暗自被誣以來神志摧沮事多健忘

奏對之頃失其常度蒙

皇上不加譴責而臣之心實難自安也若復貪冒榮寵

罔識進退曠官尸位過誤滋多又臣父年八十有一倚閭懸望昔戴恩而未去今因事以陳情伏乞

聖心憫憐准與回籍則詠歌舜日常沐浴於洪恩耕鑿堯天得自安其愚分臣無任感激涕泗戰栗屏營之至

直陳言官建白疏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十一日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陳廷敬奏臣賦質迂踈受恩深重茲膺新命再領臺班冰檠自持涓埃未荅伏念風紀重任臣若不正已率屬益加砥礪則有負

皇上簡畀之意亦非生平惓惓報

主之心視事以來每進臺臣而告誡之退食私居嚴杜請謁凡有建白不許預聞於堂官僚友以滋指使囑托之弊其有陋習未除必仰冀 天語申飭者敬為

皇上陳之臣思科道之設所以廣耳目而申獻納於人才之邪正吏治之貪廉事關生民利害者必正言無隱而後克副斯職如中外臣僚果有奸貪不法因革事宜果有紀綱關係者則當切實指陳否則與其生事以塞責不若省事而擇言蓋專欲以塞責了事則不免毛舉細故剔摘成例馴至於刻薄齟碎不急之務而無裨於聖朝寬大經久之規如近日兵部議處武官以疎防為

諱盜革職多員蒙

皇上神明洞照令其改正此類事情部臣何以不言必待言官言之而言官所言者又不能皆如此確當有益之事是以或失於苛細不急之務而徒為此紛擾也臣故曰與其生事以塞責不若省事而擇言也方今 朝廷清明紀綱具在所不能保其必無者猶法不肖之人耳國家耳目之官專因此輩而設若能省事而擇言則必持重而養銳言不輕發發而必當使不肖之徒有所警戒顧忌而不敢恣意為非此言官之職掌即紀綱之攸存臣所謂省事而擇言非欲其避事以自便伏乞皇上特加申飭嚴禁塞責則庶乎不至以無補之繁言瑣瀆 聖聽也臣又念進言之體貴乎簡明近見條奏

一事冗長之詞多論事之言反少我

皇上聖學聖治豐功懿德日盛月新史官書之儒臣紀之而且萬方臣庶共矢謳歌海外風行亦深頌禱顯鑠一時而垂美億禩者既已至矣亦何待言官於條奏建白之時綴述數端既不足以揚盛美之萬一而於言事之體有不當然者况

皇上一日萬幾旰食不遑而章疏拉雜閒文冗沓繁蕪致煩 乙覽兼乖辭尚體要之義諒我

皇上必已厭薄之特 聖度優容不加詰責耳併祈嚴勅科道官不得踵習前弊多引煩詞如有不遵量加處分庶幾息便辟之風作謇諤之氣矣

應問謝恩疏

康熙三十一年八月十六日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加二級臣陳廷敬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以庸愚蒙

聖恩教養三十餘年不次拔擢歷遷要職備極殊榮仰戴高深莫報萬一臣辜負

聖恩命竒福薄蹇遭父故仰蒙

聖心矜憐遣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戴通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王尹方至臣私寓恩賜茶酒臣聞命自天撫躬無地殊恩異數霑被非常臣不勝悲痛不勝感激伏念臣父昌期蒙 恩累封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再蒙 恩封光祿大夫刑部尚書生晉崇階歿邀曠典

此實古今來最難得之恩遇允惟臣父子不世出之遭
逢蓋君恩莫大乎榮親而臣力長慚於報主臣今
回籍守制自此遠去闕廷無由瞻望天顏臣不任
銜感涕零之至

諭祭謝恩疏

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初二日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加二
級臣陳廷敬奏為恭謝天恩事臣以父憂蒙

聖心軫念臣銜恩就道感泣抵家父老見臣遠歸間來
慰唁臣荒迷之際但聞皆稱

聖君在上蠲租賜粟吾儕小民得以樂生已又見深山
窮俗感頌

豐年可卜臣治喪稍暇閉門寂處忽蒙天恩賜與

諭祭到臣廬次臣謹望闕謝恩感激悲傷不能自己

伏念臣遭憂之日蒙遣使恩賜茶酒臣隨具奏恭謝

仰荷聖旨批荅又獲天寵下頒光生閭里臣感

恩戴德彌切冰兢謹瀝陳微悃恭遣義男陳忠賚奉通

政司封進仰祈

聖鑒臣不任悚惕瞻依之至

平定文編卷三十一

門人候官林信輯錄

表論

雲南蕩平賀

皇上表

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聖武光昭奮聲靈之
 赫濯 神功魏煥躋天地於平成區宇廓清臣黎忻慶
 欽惟
 皇帝陛下曹聰作后大勇安民屬逆孽之竊興致神人
 之交憤春秋之義大一統惟亂臣賊子之必誅 帝王
 之師動萬全斯七德九功之並奏兵戎永息邊徼咸寧
 臣等恭際昌辰欣逢大捷伏願 皇風時洽永卜年下

世之鴻圖 睿治日新揚丕顯丕承之大烈 臣等瞻
天仰 聖無任踴躍懼忭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雲南蕩平賀

太皇太后表

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懿範昭宣撫重熙之
景運 徽音光被佑耆定之鴻勳海寓清寧宮庭豫泰
恭惟

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敷惠溫莊康和仁宣

太皇太后陛下道符 列祖功擁 神孫集萬國之共

球尊養承歡於 重慶舞兩階之干羽怡愉增喜於

慈顏臣等恭際隆平忻沾厚澤伏願調延年之玉食遐
登耆壽於無疆輩卜世之金甌益介純禧於有永

進鑑古輯覽表

上言先奉

上諭古昔聖賢忠臣孝子義士大儒隱逸凡經史所記
載卓然有關於世運者詳察里居名字謚號官爵及所
著作纂成一書歷代奸邪亦附於後以備稽考又奉
旨賜名鑑古輯覽今已成書者伏以鑒百代之人材仰
承 聖斷羅千秋之簡籍俯竭愚衷淹歷歲時粗完篇
帙庶勤夙夜未荅 恩私竊惟堯舜之治先務知人詩
書所傳厥惟述古蓋觀人所由立政而考古於以知今
周禮太平之書設官分職之是謹春秋天子之事善善

惡惡之惟嚴歷觀傳記之文具載賢奸之迹博綜軼事
散在羣言至如瑰瑋俊傑之傳檮杌窮竒之伍方策所
載臧否易明若傳聞之異詞或是非之失實苟非芻摻
遠引曷以顯微闡幽討論為艱研極匪易况夫辭嚴義
括儼然信史之褒譏類別區分迴作羣倫之法戒必折
衷於至當乃垂訓於方來臣等材質凡庸見聞卑瑣略
知章句謬與編摩學不足以貫穿典墳識不足以鑒衡
人物徒幸遭逢之盛得參論次之榮非歐陽之唐書屢
改官而始就豈溫公之通鑑嘗携局以自隨實資睿
慮之裁成竊附儒林之編錄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軒宵思治寤寐求賢每尚論夫古人寧借才
於異代不輕天下之士適隆聖作之功東壁西清自

衍圖文之奧深宮燕寢高披冊府之藏謂古今治忽之
機關貞邪消長之故宸衷獨見欲昭示於臣民手
勅親裁更丁寧於綸綍遐稽往牒稍輯成書已事為師
常切高山之望前車可鑒敢忘覆轍之心戴天地之
崇深寧論裨補瞻海山之廣大莫效涓埃臣等無任戰
栗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恭進

聖德萬壽詩表

伏以德並乾行純嘏允符函蓋光齊日照遐齡永配
犧輪欣逢景運之昌慶洽承平之極陽春發育喜萬彙

之蒙庥化域和恒咏九如而獻祝臣陳廷敬誠懼誠忤
稽首頓首上言洪惟我

皇上珍符誕握寶籙弘膺居正體元備聖人之全德履
仁蹈義躋天下於咸寧有生民未有之奇道隆三古兼
前代未兼之業功蓋百王文命敷而風教式於九圍武
烈昭而聲靈振乎八極既高蕩蕩巍巍之績復溥穹穹
厚厚之恩偕闡澤於神人徧謳歌於中外蓋以肇天極
而修人紀用是闡皇綱而恢帝紘昔當初臨寶祚
之時正是孝事

慈寧之日

重闡問以為君何欲我

聖語於當年言為經而辭為

緯果見太平於今日治已定而功已成猶思由後以視
今每念謹終其如始廓明德新民之量廣錫類不匱之
原存心養性以達天主敬立誠而體道容儀清穆肅
雍殫昭事之虔齋潔嚴享祀盡明禋之實危微精一
接統緒於勳華濂洛闡閩會淵源於鄒魯籤分甲乙探
冊府之藏卷歷丹黃發圖疇之祕西清東壁古今絕企
夫天章二典三謨前後允推夫御製並虞廷之什
義兼風雅之長超唐人之篇理取宋儒之正冠六文而
首出邁八體以遐標玩程頤即此是學之言契神化於
形聲之內愛公權心正筆正之語運經綸於文字之中

宮漏未移已布千言於紙上封章纔罷早迴萬象於毫
端貫乎百家而我學不厭游於六藝而惟 聖多能玉
尺儀天溥博如天之大土圭候日昭明如日之新春蒐
夏苗適修軍國之禮投戈講藝不忘孤矢之威凡此躬
行心得之精微具見 帝德宸修之廣大奉 東朝之
鼎養允矣孝慈操北斗之璣衡皇哉作述龍樓鳳閣光
華朗映 前星玉葉瑤枝芳馥長凝叢桂克勤克儉建
昭代之儀型是訓是行彰 皇家之法守體節用之指
約省百倍於前朝弘益下之規德澤頻施於萬姓惜
錢於太府無非寬閭左征徭減玉食於尚方正以裕民
間積貯時頌與汗蠲直歲至再三屢沛絲綸 賜免動
逾千萬當爰書之覆奏必惻想於 宸衷祥風轉草色
於園扉協氣應星光於貫索夫自端居燕寢無時不以
黎庶為心至於問俗觀民隨在必以補助為事 鑿車
駕而需雲布慶翠旗指而解澤有敷河淮為國計攸關
疏瀹志 聖謨所示山川永奠春回禹貢之區漕輓咸
宜人樂我 朝之制良由無遠弗矚視萬里如目前以
故靡舉不神運天下於掌上在昔逆藩蠢動致勞 天
討遐施一怒而安四海之民一舉而靖三方之亂彼有
元之餘裔曾負固於窮邊奮我武之維揚七旬弗俟殄
累朝之不逞彌月而平海不揚波郡縣盡臺灣之地野
無斥堠享王來域外之人迨喀爾喀歸依懣冒之中迺

噶爾丹自棄生成之外 神謀獨斷 廟算無遺 朔漠
 三臨 銘勒天山之表 羽林大捷 塵清瀚海 而遙慕義嚮
 風日出 恙冠裳之會 同文合軌 月支皆職 貢之邦 惟
 聖主過化而存神故 王師有征而無戰 所以行焉斯
 效 動罔不臧 總明目達聰之休 弘集思廣益之美 自執
 河魁之柄 睿照遐周 高披天鏡之光 物情畢鑒 規模
 弘遠 令甲宣昭 轉輸通遼海之舟 航水利興 西北之農
 畝 積倉平糶 以逮窮簷 發粟截漕 以蘇澤國 郵傳用恤
 而 恩渥輿徒 鹺稅是輕 而 惠流商賈 頰宮璧水 奉
 箴勸以欣榮 魚服豹韜 感投醪而鼓勵 仕循資格而立
 賢無方 才許薦揚 而用人惟已 時施仁於後世 每致悞
 其 鼎人念臣子末路之艱 見覆載兼容之大 凡沾雨露
 思竭涓埃 共荷帡幪 罔酬高厚 今者 懽呼遍於率土 忭
 舞極夫 含生雲燦 星輝轉洪 鈞於一氣 麟遊鳳集 開
 壽域於遐荒 八千歲為春秋 壽增太乙 億萬年齊甲子
 世躋華胥 昔天保頌 罔陵推誠 受祿及幽 風陳忠愛 歸
 嚮稱觥 臣廷敬忝列侍從之班 幸際雍熙之代 伏覩
 聖德廣運 同歡
 萬壽無疆 謹獻詩十二首 管窺蠡測 而莫罄歌衢 擊壤
 以難名 臣不任瞻 天仰 聖踴躍 懼忭之至 謹隨表
 恭進以聞

好名論

嘗進講 殿中蒙 問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其時奏對大指
 如此退而廣為論云

臣嘗言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衰世之論非盛世所宜有者非謂名非盛世所宜有謂好名之流弊是以為盛世之累也三代以上之帝王其名最著於世者無過堯舜禹湯文武使君人者好堯舜禹湯文武之名求堯舜禹湯文武之實而因以成其名安見名之遂不可好哉即三代以下之賢君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三君者人主誠好其名而求其實雖或不能如三代之盛時亦可謂間世之英君詎辟也然而謂好名之流弊足以為盛世之累者何也人君之好惡不可有所偏使天下漠然不見其好惡之迹而天下之真好真惡出焉故慶賞刑威予奪黜陟一出以虛平公正之心而百官萬民胥受裁成焉是以人君如天渾渾耳穆穆耳不言而四時成化無為而品物咸亨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知識且泯而况於名乎又安見其名之可用於民者乎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若人君之所好一有所偏則其流弊不可勝言上好忠直之名則下多上書告密之事上好長厚之名則下多模稜脂韋之習上好廉介之名則下多布被脫粟之偽上好恬退之名則下多處士捷徑之巧上好真率之名則下多囚首垢面之詐上好敏給之名則下多利口便捷之姦人

主苟一不察而貪榮嗜利之徒習為小人穿窬之行探其情而逢其欲則名實之真亂矣故曰足為盛世之累者此也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傳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言好名之不可為信也又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自昔聖賢未有以好名為訓者故治天下亦務好其實而已矣或曰孟子不以齊宣王好貨好色為非因遂欲引之於道名之不可好孰與貨色乎昔衛靈公問陳孔子曰北未嘗學軍旅之事孟子參乎權孔子純乎經者也參乎權而不失乎經者後之人臣能者甚矣故以孔子之對為事君之法

好名論下

人君不可有獨好其名之心不可使天下無好名之心好其實故不得獨好其名因名以責實故不得不使天下好名今夫天下善惡二端而已矣治天下使天下遷善遠惡而已矣有善無惡者人之性名為善而喜名為惡而惡者人之情今使天下渾渾焉不知名之可好則善不足以為喜惡不足以為惡喜與惡不加於其情則其為惡也與為善無以別而亦漸失其性故夫名者先王動天下之微權也先王因民之所好而采章服物以

榮之爵祿慶賞以勸之表宅錫問以獎異之若曰使人遷善而惡自遠是以不純任刑罰而任禮教名與禮相近而遠於刑故名者所以助禮之行而操於刑之先者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天下之民日循循焉歸於吾禮教之中則刑罰可以措而不用而天下固已大治故曰名者先王動天下之微權也然其始特不可有自好其名之心自好其名則直以為名焉已耳自好其名而或斬天下之名此其意已近於刑而遠於禮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故王道以無欲為本

鄉愿論

鄉愿最惡者狂獯有問於鄉愿者曰是人也
可殺與曰無所隱避於是鄉愿好其與已同惡其與已異故曰鄉愿最惡者狂獯也夫人至於可殺恨之至也至於可舉而用之愛之至也使其不顧人之可殺與否因其恨而殺之則所殺者或為君子不顧其人之可舉用與否因其好而舉而用之則所舉用者或為小人鄉愿之心陰私險巧惟知趨利避害不察事之可否理之是非闇然自媚於世佯為無所甚好無所甚惡而陰以行其所好所惡之心故天下之好惡莫有甚於鄉愿者也孔子以為德之賊不信然與夫使天下無狂獯則是君子可殺而小人可舉用也幸而有一狂者獯者乃不幸而為鄉

意文編卷三十二
六
愿之所惡則是鄉愿之禍不至盡殺天下之君子不盡舉用天下之小人不止始於一人之好惡而流毒於天下國家自古以還天下之事壞於小人者十二三壞於鄉愿者十常八九鄉愿者小人之渠魁也而其禍自惡狂獩始有天下國家者當亟誅鄉愿鄉愿誅則狂獩興矣狂獩興則天下之為君子小人者各得其理矣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之謂也然則何以辨之書不云乎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女志必求諸非道求諸道者所以辨狂獩也求諸非道者所以辨鄉愿也昔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筮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觀楚文王之御二臣者是又辨鄉愿狂獩之大端也辨之則鄉愿之好惡豈至毒天下哉

經學家法論

朱子論貢舉治經謂宜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

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
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
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集解等書而蘇軾
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
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
則以本說為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
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据依矣愚按朱子此議欲治經者
以注疏為主而兼取諸家之說以求其至是亦未欲其
專取一家之言也而曰以注疏為主是更不欲擯注疏
而不用明矣今之學者不然易則專取本義詩則集傳
書則蔡沉春秋則胡安國禮記則陳澧周禮儀禮廢已
久蓋不惟諸家之說概不列於學宮而舉朱子所云專
以為主之注疏學者有終其身不知為何物者矣即如
所謂大全者又非甚別於專家之說而有獨見之論也
其與朱子所云以所治之說旁及他說而後以己意辨
晰以求其至是者亦大異矣且大全之書明永樂朝急
就之書也七年開館於祕閣十三年帝問纂修如何館
中人聞之懼倉卒錄舊書略加刪飾以進四書則倪氏
輯釋易則董楷輯疏書則董鼎輯錄詩則劉瑾通釋春
秋則汪克寬纂疏禮記則陳澧集說故大全者甚不全
之書也然學者猶憚其煩苦而不之讀所服習者本義
集傳蔡沈胡安國陳澧之所謂五經而已易詩書禮經

學文者猶加誦習焉春秋則概刪聖人之經不讀讀胡氏傳傳亦不盡讀擇其可為題目者以其意鋪叙為文不敢稍逾分寸以求合於有司又最甚者擇取傳中字句文義以意牽合妄託聖經移彼就此名為合題豈惟不合經意揆之傳者之意亦初不自知其何以位置安排顛錯之如此也慢棄聖言割裂傳注又如朱子所謂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之妖者也蓋經學之弊原於時文昔者經義之興本以論斷為體不執一說引據經傳非如後之描畫聲口簧鼓吻脣乳兒小生侮聖言而代為之詞勢不得不單守一家之詁訓以便行文而其腐朽惡爛不逾時歷歲改頭換面以趨新巧使學者窮年積月從事於無用之空言考其實枵然無所得也又何有於經學哉然則何以正之曰必如朱子之言而後可朱子論經義欲令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辨晰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荅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余矣蓋今之時義又與南宋之時異朱子所謂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為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

後多者二三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
兩句之說而已今之八比雖與此異而其為弊則一也
故欲正經學之失須革時文之弊時文之弊革然後學
者可以苟通諸家之說以求得乎聖人精意之所存而
士不苦於無用之空言國家收實學之效也

秦論

余覽秦事而歎其先世之無道所從來久矣惟天生民
弗能自理建后王君公以為民上俾獲遂其生養以全
安其性命而已或不得已有刑誅兵革之事猶非天心
之所忍故先王尤以不忍之意行之秦起西垂習用故
俗法最慘刻然至取無罪之人而迫之以從其死此果
何理也哉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俑象人而用之
孔子以為無後至於用生人當如何耶武公從死者六
十六人繆公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其良臣子輿氏三人
奄息仲行鍼虎秦人哀之黃鳥之詩所為作也按武繆
所為於法寧止無後而其子孫乃至於有天下何也孟
子謂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他日又謂不
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蓋自有天
地以來至於孔子孟子之時未有以不仁而得天下者
商周之興其先皆積累仁厚數十世今秦所為若此所
得若彼豈得謂孟子之言不足深信抑亦天道至是有
常有變邪孟子又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

所不為得天下至大一不辜至微然而不為者以非天之所忍故不忍為之耳夫天不忍於一不辜而忍於六十六人百七十七人其他嚴法繁刑屠戮無辜尤難悉數倘所謂天道固若此耶至於始皇之葬後宮非有子者皆令從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於是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則其殘殺不辜愈益甚矣然以始皇之強纔及二世而絕孰謂非天道耶故自三代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之矣不仁而守天下者未之有也

漢高帝得天下之正論

自古帝王受命而興者率皆當世之諸侯增修其德至於其子孫以有天下故崛起而為天子者雖其身非賢聖亦必其皆賢聖之苗裔也至於以田疇之小夫徒步而爭天下不階尺土而有之而其始甚微其人又非卓然賢聖有必可以得天下之理此豈非古今之大變哉昔者亡秦殘滅六國而漢高帝秦之眇然一黔首也一旦起草澤之中毆其亡命五年之間南面而據高位開闢以來豈有此也而世之儒者徒見魏晉隋唐之季或受重爵或承託孤之命以大臣而篡奪人國謂漢起自匹夫得天下為最正予竊謂不然也尊卑貴賤者天地古今之大防也傳曰辨上下定民志自三代之衰以迄春秋戰國之際生人之理幾於滅息矣然猶未有以農

畝之賤微起而與君上之至尊相抗衡而劫奪者夫使天下後世之人操耰耒白挺侈然遂有稱帝稱王之心者其誰為之倡也創古今之未有壞天地之大防啓斯民犯上作亂之心吾必曰高祖焉烏見其得天下之正也然則秦廢封建矣以其臣則有篡奪之嫌以其民則有犯上之辜必何如而後可以與於得天下之正哉亦曰惟其人而已矣人臣而可以放伐其君湯武是也匹夫而有得天下之理孔子是也孔子不有天下而凡為匹夫者無必可以得天下之理苟幸而得之遂曰得之最正是使天下後世之凡為匹夫者日生其心而有犯上作亂之事也是烏乎可哉雖然撫則后虐則仇如秦者其亦自反其兩為也哉

漢高帝知呂氏之禍亂論

夫論古人成敗往往惟其意之所之以自成其一家之說有可議者焉明允之以漢高帝以太尉屬勃也謂其知有呂氏之禍也其言曰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無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且夫古今之禍敗多矣未聞有以婦人而能戡亂救亡者且呂氏之不死其禍豈小於唐之武氏哉呂祿呂產之王武三思武承嗣之將立也趙王如意趙王友趙王恢之死唐宗室諸王之殘滅也孝惠之病廢廬陵之在

房州也方呂后之未死較武后之末年其勢已成所未
及為者改號革命耳幸其早死陳平劫酈商得以行其
旦夕苟且之計使呂后而尚在漢之存亡未可知也謂
高帝既知有呂氏之既而又不去呂后以為惠帝計者
此可議者也夫高帝豈能逆計呂后之必早死而不至
於改號革命哉誠知有改號革命之禍又安在其能為
惠帝計哉高帝最愛者戚姬如意呂后最惡者亦戚姬
如意呂后能為禍先及此母子耳曾謂高帝知之而使
為之耶明允又言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堇使其
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嗟夫呂后鳩也非堇也今
有虎且噬其子曰姑養虎以備外盜是豈人情哉故謂
高帝知有呂氏之禍者非也呂后之能為禍高帝不知
也而張良知之知之而不以言甚矣處人骨肉之難也

狄仁傑舉子論

武后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舉其子光嗣時
比之初奚失其指矣蓋與左師觸龍諫趙太后請長安
君為質事絕相類當時武承嗣武三思營求為太子仁
傑每從容進諫勸召還廬陵王他日武后語仁傑夢鸚
鵡兩翼折仁傑對以武者陛下之姓兩翼謂二子起二
子則兩翼振矣鸚鵡之翼釋以二子權也舉子之事亦
權也而遂正告之矣故左師之憐舒祺仁傑之舉光嗣
其跡雖殊所以感其心者則一也卒之長安君為質於

齊而趙國不被兵中宗復辟而唐社稷卒不變嘗觀李德裕忠諫論言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為着州司士太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故知人臣進諫正告之不能得者有時乎用權然權者豈人臣之得已哉人主貴察其心而已矣

陳子昂仕武后論

昔揚雄仕莽君子耻之唐武后以一婦人竊天下威柄屠滅宗子賊殺忠正之士姦謀革命蕩覆唐室此古今之異變視莽為何如也當此時其小人醜顏事之無論矣其賢者則謂之何哉嘗觀陳子昂氏以言事武后數召見今考其言辭論雅飭有兩漢之風而薦圭璧於房闈以脂澤汙漫之賢者之所以自處者其果謂之何也曾鞏論揚雄謂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仕莽而就之合於箕子之明夷至論雄美新之文謂非其可已而不已比之箕子之囚奴鞏之言雖未得為至論然以觀子昂之事而歎賢者之所遭其志亦有足悲者何其與雄相似也武后稱皇帝改國號子昂上受命頌其亦美新之類乎夫以武后之淫虐隱慝既多猜忌滋密一時才望之臣罕有得脫其禍者以郝處俊之賢猶不能忘情於身歿子昂之所為豈得已者哉或謂士不幸遭亂朝即不必死猶可潔身而去也而鞏謂雄有所不得去子昂

亦蹈雄轍者何哉然考子昂後以父老解官歸父喪廬
冢次哀感聞者縣令段簡貪暴聞子昂富欲害之家人
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竟死於獄子昂豈
得已者哉或曰士君子不得志於朝則安其身於野明
哲之謂何而顧令以身殉也嗟乎子昂不辱其身則捐
其生而已不仕於朝則死於令而已矣是以知人者必
論其世而亦不得過為刻覈之論也

褚魏優劣論

唐初以諫諍顯者魏徵褚遂良然兩人有幸有不幸焉
凡進諫於人主者有順有逆有易有難徵遭遇太宗諫
合謀行其進說也順而易遂良後事高宗嬖內遠賢言
發得禍其進說也逆而難順而易雖中人可作其敢言
之氣逆而難即賢者有不得行其志焉此所謂幸不幸
也兩人豈有優劣哉雖然蓋徵嘗事隱太子矣及廢太
子承乾失德魏王泰驕奢不法徵於此時既無事不言
而天下之事又莫有當言於此者而徵未顯言其失何
也遂良極論宜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徵不過從容
請魏王泰勿徙居武德殿而已固知武后之事徵而尚
在不必其言之也此又徵之所謂幸也昔太宗謂徵嫵
媚徵再拜言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拒而
不受何敢數批逆鱗高宗武后之逆鱗徵之不數批明
矣是以君子論遂良諫高宗立武后之事而惜其所處

之不幸也

李善感諫封禪論

唐高宗既封泰山欲徧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史稱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以言為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鳴鳳朝陽嘗讀歐陽文忠公書有云事柔闇之君言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蓋謂勢之所在雖人主有時而獨輕而進言者必貴攻其所難而後可以反其極重之勢此諫者之則也高宗之世勢不在人主大臣而在中宮方是時言人主大臣則易言後宮則難言其難幸而見於宗社之福不幸不見用如褚韓輩然後可以與於輕重之數而不媿乎忠諫之名言其易雖舉天下之事櫛比而毛剔之猶無益也何也非其勢之所急也而况其一枝一節之硜硜者哉善感之言既美矣而愚猶以為未盡也當高宗惑溺武后武后竊弄國柄前有言者上官儀後有言者郝處俊若儀處俊者可謂言其所難者矣此兩人所言皆在褚韓死後而史謂二十年無敢有逆意直諫者何與記曰君子表微况儀處俊所建白尤皎皎在人覩記者乎而善感顧獨蒙美名世之畢智竭忠盡力於所事而名不彰顯於後世者豈真有幸有不幸耶

昊天與聖人皆有四府其道何如

康熙丁卯五月十一日
乾清宮應詔

臣聞惟天盡物惟聖盡民能盡物謂之昊天能盡民謂
之聖人昊天聖人一而已矣然昊天能盡物而不能盡
民聖人能盡民而亦能盡物故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
性能盡性則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故
又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昊天聖人其道詎
有二哉邵子曰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
臣嘗求其義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
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謂之昊天四府也易為生物之
府書為長物之府詩為收物之府春秋為藏物之府謂
之聖人之四府也昊天以時生長收藏乎萬物故能盡
萬物聖人以經生長收藏乎萬民故能盡萬民是昊天
之時聖人之經其道一也是以又曰昊天以時授人聖
人以經法天若邵子可謂善言天人之際者矣夫天能
生長收藏乎萬物而不能生長收藏乎萬民聖人能生
長收藏乎萬民而亦能生長收藏乎萬物臣故曰天能
盡物聖人能盡民亦能盡物若是者聖人豈有加於天
哉聖人者天之所生也天生聖人以生長收藏之權委
之聖人而天不與故春而生也夏而長也秋而收也冬
而藏也人見其盡物焉而已聖人法天以生長收藏之
權委之經而聖人不與故易以生之書以長之詩以收
之春秋以藏之人見其盡民焉而已然臣何以謂聖人

能盡民亦能盡物也天不言而聖人言之易書詩春秋
是也春無言而易存夏無言而書存秋無言而詩存冬
無言而春秋存易之言如春書之言如夏詩之言如秋
春秋之言如冬春夏秋冬天之所以盡物也易書詩春
秋聖人之春夏秋冬也聖人之所以盡物也故曰聖人
能盡民亦能盡物聖人者一天而已矣且夫昊天與聖
人既皆有四府矣臣謂昊天有大府聖人亦有大府何
言乎大府也蓋天有四德元亨利貞聖人有四端曰仁
義禮智元之德見乎春亨之德見乎夏利之德見乎秋
貞之德見乎冬仁之端見乎易義之端見乎書禮之端
見乎詩智之端見乎春秋亨利貞之德統乎元義禮智
之端統乎仁元亨利貞之德統乎乾仁義禮智之端統
乎性元亨利貞之德不可見而見之於春夏秋冬故春
夏秋冬者昊天有四府也仁義禮智之端不可見而見
之於易書詩春秋故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四府也元
亨利貞見於春夏秋冬不能無所統而統於乾是乾者
春夏秋冬之大府也仁義禮智見於易書詩春秋不能
無所統而統於性是性者易書詩春秋之大府也臣故
曰昊天與聖人皆有大府也惟聖人法天之乾盡人之
性雖與昊天各有一大府實與昊天同有一大府也臣
前所言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以至於贊化育而參天
地者其謂此與我

皇上盡性達天仁民育物作君作師參兩天地臣等蒙
清燕之餘俯賜延問臣學識荒陋不能仰副 聖意不
勝皇恐臣謹對

午亭文編卷三十二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三十三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史評 漢書

蕭何

人臣履雄猜之朝以正自守猶恐不得免焉况可以詭
道遇其君乎蕭何事高帝僅而獲免者蓋皆以其賓客
之言客之言可用者一不可用者一帝項羽相距京索
間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數勞苦君者有疑君
心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何從其言
帝大說陳豨反帝自將聞關中已誅韓信使使拜丞相
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召
平謂何曰益封置衛以淮陰新反有疑君心願讓封勿

受患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帝說鮑生召平之言其
可用者也黥布反帝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客
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君位相國初入關中得百姓
心百姓皆附君數使使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何不多買
田地賤貫貸自污何從其計帝乃大說客之言不可用
者也其後何為民請上林中空棄地令得田帝大怒謂
何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下何廷尉械繫之帝固惡
何以此自媚於民而乃謂多受賈人金者夫孰謂非何
向者賤買民田宅有以啓之乎史稱何恭謹又言買田
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則是買田自污非其本
心託以免禍更得械繫後之人臣以詭道遇其君而失
其所守者益可知所戒矣

曹參

自古主少國疑大臣當國輒變易祖宗法度後能善其
終者少矣當孝惠時曹參代蕭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
壹遵何約束日夜飲酒不事事有欲言者飲以醇酒至
醉而後去帝使參子宙諫之輒笞之二百何若是甚也
蓋參之意既以守職勿失為事而猶慮賓客子弟或夤
緣假借故益張其事使天下曉然知吾循成法無變更
以絕其覬覦之私而不得有所疑似懷望於其間也何
事高帝處其難參事惠帝處其易何以信謹獲免於高
帝之世而淮陰黥布等皆已誅滅參於此時亦何敢舍

其所易者而輕有變動以貽身世之慮哉其慶流苗裔
宜矣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參所為亦非直以自
全蓋繼世秉國鈞者之法則也

張良

留侯畫計招四皓以輔翼太子前人論者衆矣吾斷以
為高帝本無遂易太子之心也高帝起布衣與呂后更
嘗憂患惠帝雖仁柔未大失愛於帝徒以戚姬林第之
恩謂欲易太子而立其子趙王如意者彼戚姬夙畏呂
后彊虐帝春秋高一旦棄天下太子立而呂后為政禍
寧能旋踵與計必日夜泣請於帝帝陽許之耳帝既知
太子不可易而戚姬少子之愛又不能以禮義自制始
而陽許之既且付之無可如何而已亦終無必易太子
之心也所以終無必易太子之心者呂后彊虐易太子
呂后後必為亂欲易太子先除呂后呂后既不可除則
太子終不可易也留侯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度此
事帝必嘗與留侯言其委曲留侯度其事之難處不可
以口舌爭也故不得已因呂澤之請畫招致四皓之策
以堅帝不易太子之心是以帝見四皓謂戚姬曰我欲
易之云云者所以謝戚姬也使帝果真有易太子之心
豈四人之所能奪哉以帝之重子房而子房不能為言
四人者豈真賢於子房者哉故知不易太子者帝之本
心也至如楊維禎胡儼王守仁皆謂四皓隱者不可得

致良因高帝所素重使人偽飾以誑帝蓋皆疑其事而求為之說者不近事理甚矣

王陵

王陵賢人也呂后欲王諸呂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太后不說問陳平周勃皆曰王呂氏無所不可太后喜此王陵所以為賢者也呂后遷陵為帝太傅奪之相權陵謝病免杜門自絕陵大節如此陵既免呂后徙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食其幸於呂后其人不足比數若平其奸人之尤者哉平為丞相呂嬃以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讒平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后聞之私喜面質呂嬃於平前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譖蓋呂后幸審食其平以戲婦人同其惡故呂后私喜之此平所以為姦人之尤者也平以竒計稱而祕不傳度平為人必無甚竒計當時人猶樸質故平得以肆其欺誕鄙俚之術術甚陋亦戲婦人等比耳史載平事王陵傳中以見陵之忠直如彼而平之譖詭如此陵坐諫王呂氏廢而平以此愈顯此史家深意正所以媿平而見陵之賢也故又載平之言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則史家之意可見矣

周亞夫

景帝廢栗太子亞夫固爭帝由此疏之及竇太后欲侯
皇后兄王信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
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
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按亞夫此
言與王陵之對同過其父絳侯遠矣其後王徐盧等五
人降漢上欲侯之亞夫曰彼背其主降侯之何以責人
臣不守節者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亞夫因謝病免相久
之卒下廷尉自殺人臣守正如王陵周亞夫或廢或至
自殺如平勃順人主意卒得以功名終其將何以教天
下之為人臣者乎夫呂后不殺王陵景帝乃殺亞夫景
帝曾呂后之不若矣

陸賈

孔子惡利口史稱陸賈使南越降尉佗勸高帝事詩書
奏十二篇新語又能說陳平交驩太尉卒誅諸呂功偉
矣然賈名有口辯平原君朱建亦辯有口而義不苟合
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后欲知建建不肯見辟陽侯母
死貧未有以發喪賈乃見辟陽侯說令厚送喪後人毀
辟陽侯惠帝帝怒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大臣欲遂誅
辟陽侯卒賴建說孝惠幸臣閔籍孺以故辟陽侯得不
誅食其幸呂后天下大惡也人人欲誅之而賈獨為計
畫有口者變易是非如此賈誠有功而於此吾獨斥其
非者以其有口而不專用於正而平原君亦以辯有口

失其身孔子稱木訥近仁而惡夫佞又曰巧言鮮仁陸賈朱建之才賢猶且犯聖人之戒則信乎利口之不足為貴也。

黽錯

吳楚反景帝以爰盎言斬黽錯盎故與錯有怨然非帝有欲殺錯之心即盎數語豈能斬錯也錯太子家令太子家號智囊在文帝時數言事文帝寬容所言多見施行然錯言宜削諸侯文帝不聽及景帝時聽錯言削諸侯支郡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不能得夫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尉陀自王璽書開喻以孝文之寬仁盡下推恩藩國雖百黽錯烏能召亂景帝之為人薄矣微黽錯烏得不反反寧能獨任其過乎及七國反以誅錯為名爰盎因竇嬰見帝屏左右及錯具言吳楚反獨以錯故計惟斬錯發使赦吳楚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則帝之心可見矣錯久侍太子多陰謀帝必有不自得於中者得盎言盎堅斬錯之心然帝於錯略無舊恩薄矣哉

路溫舒

自賈生以來黽錯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皆有文學詞辯數進諫說黽錯事景帝以七國事誅賈山在文帝時言多激切鄒陽枚乘游吳以正言靡滯之邪心不及於

禍可謂邦無道免於刑戮者矣溫舒牧羊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其論尚德緩刑何其溫文爾雅有三代忠厚之遺風與以余觀數子溫舒之學幾於純已使其遇文帝所建言當不僅如此已也然史稱其後遂為世家禍福之於人豈信無天道哉

董仲舒

仲舒之學歷戰國秦漢未有其匹敵自孟子以來一人而已劉向稱其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使仲舒在商周之世其能為伊呂不可知然決非管晏伯者之佐所可及也向子歆叛其父之說乃謂伊呂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之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歆之言出於正耶其父之說猶不當極斥之以自明其是而歆之言果不得為正論也叛父之辜不可逃矣孔子曰子為父隱至明攻其父之說而極斥之隱乎不隱乎君子以為向所說非攘羊比也歆遽證之何耶歆好左氏春秋嘗以難其父穀梁歆為人子專攻其父當仁不讓豈是之謂與

嚴助

史稱巫蠱之禍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

致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死滅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豈獨一嬖臣哉雖然武帝好亂喜兵出自天性糜爛生民毒流宮禁亦其時之臣有以佐成之不得歸咎天時謂非人力所致也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于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不足以煩中國自秦時棄不屬嚴助乃詰蚡秦舉咸陽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來告急天子不振又何以子萬國乎於是上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乃斬一司馬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為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不聽兵遂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帝自以為兵功令嚴助風指於南越南越遣子随助入侍助還又諭意淮南當此時武帝之心益驕而兵端不可戢矣故其窮兵黷武好大喜功自是以來日無寧息生靈戕於鋒刃菑禍發於骨肉方武帝少時志趨未定利害未更不有嚴助或師出無功抑其雄心末流之害當不至此烈也故曰其時之臣實佐成之而謂巫蠱之禍由於兵兵之興天時非人力豈不過與其後助以交私淮南論誅昔人有言毋為禍首助之

謂夫

霍光

宣帝始立謁高廟大將軍光駾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駾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駾乘史載其事余以為非也雖微駾乘霍氏之禍庸得免乎光秉政二十年權侔天子雖守之以約持之以謙猶懼不得免而况霍氏之宜及於禍者其事固已多耶最著者在毒殺許后光既不能自制其妻又使其子姓甥壻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雖微毒殺許后臣若此有不及於禍者耶光貪冒權寵而不知止昭帝年二十而光不知歸政宣帝即位年十八矣諸事皆先白光然後奏事闇主且不可而况於宣帝之察察者乎光之性貪冒而不知止是以不能制顯致有淳于衍之事而其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以此卒及於禍也

王吉貢禹

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王吉上疏言得失意有所規切然亦未敢顯言大抵欲興禮制流德化尚儉正俗最甚不過曰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而已帝拒不納吉謝病歸貢禹在元帝時言有加於吉自乘輿後宮無

所不言帝納善其忠至其卒帝猶追思其言吉禹有不
得盡言有盡言一言輒令罷去盡言無所拂歿猶思之
觀兩人之遇士之為道而仕幸不幸豈不繫乎時哉然
元帝之受言過乎宣帝矣

趙廣漢韓延壽王章

漢所誅京兆尹趙廣漢韓延壽王章廣漢治潁川患俗
朋黨構會吏民令相怨咎告訐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
為仇讐雖散落姦黨盜賊不發發又輒得然作小智尚
詭道變易風俗而俗益大壞其所失不啻姦黨盜賊而
已也為京兆尹雖善為鈎距以得事情迹其所為天資
刻覈至在其客窮治男子蘇賢失計又疑殺邑子榮畜
事發下丞相遂誣丞相夫人殺婢令跪庭下受辭悖又
甚焉且近乎愚史稱聰明非矣其自取殺身宜哉延壽
治潁川變廣漢所為教民以禮讓徙東郡黃霸居潁川
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禮
聘其賢士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接待下吏恩施
甚厚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在東郡令行禁止斷
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民化其德為蕭望之所
阮寬矣王章果敢有為雖為大將軍王鳳所舉非鳳專
權不親附會日蝕奏對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遂為鳳
所陷而史言章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如史言人臣當量
輕重以全身負國耶

孔光

世多舉張禹孔光同譏然光未相及未罷時不希指苟合其議中山定陶誰宜為嗣光引尚書兄終弟及中山宜嗣議獨正問定陶共王太后宜何居光心恐傳太后剛暴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議宜改築宮傳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傾邪既免歸以傳太后故復留光與師丹奏論之傳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唯光與丹持不可光自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傳太后由是策免光觀光所為皎然自立如此復相之後時當逆莽波靡雲流不能自止此所以貽譏於世與光不再相豈得不為完人也哉然光待董賢一事則真張禹之為矣

翟方進

漢災異輒殺宰相以應變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賜冊丞相翟方進即日自殺而顧祕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異於他相故事若幾幸其死者蓋漢視宰相重其意曰災異之應不於相則君而已矣懼而委之於相惟猶恐其不得當焉故幾幸其死則不憚禮儀恩勤之至此也若此人本無罪而吾用之以代吾身矣可不謂惑之尤甚者與

何武

何武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今讀其傳雖微此

兩言而武之不以赫赫為名去後使人見思者隱然在簡冊之間此亦足以見文章之妙也其曰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則武優於宣明矣至武不阿王莽豈宣所得比哉

王嘉

元帝容受盡言過於宣帝成帝雖多內譏如谷永輩專攻上身後宮率常納其言漢無道之君未有如哀帝之殺賢相王嘉者也嘉以封還益幸臣董賢戶事見殺冤哉哀帝之哀允矣

韓嬰

韓嬰嘗與董仲舒論於武帝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有口之人吾所畏亦聖之所斥嬰雖賢者而仲舒大賢既受此人之阨而又困於其徒呂少舒不有聖人惡夫佞表直道而行者吾之所謂畏不幾於謬哉

張湯杜周

張湯杜周不列酷吏史曰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夫幽厲之名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此三代之大法萬世之至公也而曰以子孫貴盛故別傳班史之為說謬矣

郭解

郭解每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

所重至踐更時脫之後此人怪之問得其故廼肉袒謝罪此與王彥方輩亦復何異然解正欲以此立名聲非實能以德報怨者有公私之別故君子弗取焉然諸游俠行事亦有過人者獨樓護始附五侯王莽時以執呂寬取封爵之賞此誠無賴小人耳愧游俠諸人矣

午亭文編卷三十三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三十四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史評 後漢書 三國志

光武

世祖起金革創痛之餘以昆陽一旅芟平羣盜克復舊物可謂賢已今觀其本紀所載戰陣攻伐之績多而惇大溫吉之意少雖制度禮文間復興舉而所以感人動眾者亦寥寥無聞焉此其器量規為上不得比隆高帝下不能追蹤孝文然而成中興之業者亦適會其時之可為遭逢獨易耳使其運際承平可以為守成之令主雖幸而因勢奏功終不得謂開創之雄才也

明帝章帝

漢之明章可謂仁君矣哉蓋人主治理之美載在詔令使後之人感發興起於千百載之下况當時被德而謳歌親際隆平之盛者乎明帝在位十八年詔恩屢下德意感人雖孝文之盛無以加焉而或者猶病其察察何也章帝天性仁明政事寬厚詔命溫文悱惻節以禮樂凡所宣建達於化原數布赦恩與民更始二帝略同焉嘗竊謂堯舜之盛青災肆赦當此時論獄理民度無不當其罪而中於法者肆赦猶且不廢焉後之論獄理民者果皆如堯舜之世矣則肆赦猶不可廢也而或者述韓非刻薄之意吳漢臨死之言諸葛氏之治亂國曰無數赦則是求出乎堯舜之上矣豈堯舜之治獄理民猶不足以法而韓非吳漢之言諸葛氏之行事反出堯舜之上乎若潛夫之述赦雖自為一家言君子以為非古者刑期無刑之義矣吾是以自孝文以來於明章之政獨有取焉世稱文景而略明章過矣

西漢后妾

漢自呂氏流風霍王多故外家之禍蔓衍西京而武元以來弛棄禮防縱恣色授蓋其家法繆乖繫生惟閹人道之正女德之賢無可述者降及東漢中葉在位天殂統系數斷女主乘權貪立童幼患起閹門亂成姻黨致使姦臣得志國以淪亡然則宮壺之教聘納之方所關豈細故哉漢法嘗以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

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其為法何其媮也傳云治容誨淫戕生伐性絕統喪邦非此之由與以先武之明嘗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取妻當得陰嫫華其後廢郭立陰貽謀已薄矣明帝仁賢作配明德斯實后嬪之表儀百禩之芳規也然明帝享祚不永壽三十三耳章帝以下后德陵替鮮有可稱章帝年四十八和帝年二十七殤帝年二歲安帝年三十二順帝年三十冲帝年三歲質帝遇弒年九歲桓帝年三十六靈帝年三十四獻帝年五十四按東漢諸帝年歲之促如此其絕於祿祿阨於賊殺無論已餘豈非湛溺於宴私情欲之中以夭絕其天年者哉獻帝播辱於權姦幽囚放廢生於憂患故年稍加長焉嗚呼艷色之於人甚矣哉可畏也夫

劉伯升

以余觀伯升志意過光武遠矣諸將立更始伯升倉卒建論以為若赤眉有所立則內自樹敵若赤眉所立賢相率而往從之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未晚此公天下之心也獨奈何輕身於危亂之中不能自拔哉然英雄之成敗非盡由人事焉昔項羽致高祖於鴻門范增舉玦示羽賴張良項伯高祖得間道脫歸更始大會諸將申屠建亦獻玦而樊宏以為言當是時更始雖忌伯升兄弟威名非有急於鴻門之事也且更始弱

劣豈能遂殺伯升者及劉稷怒更始以謂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後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收稷誅之而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夫項羽王高祖關中漢王忿焉蕭何勸高祖曰王關中之惡孰與死乎今劉稷以一朝之忿禍及伯升既無張良項伯蕭何之助而稷之愚又適以速伯升之死豈伯升之咎哉可為歎恨者也

來歙

甚矣來歙之智也歙從更始入關數言事不用則以病去後從光武數使隗囂往來游說西州人士皆重歙蓋其信義亦有足稱者焉及伐蜀蜀刺客刺歙未殊歙馳召蓋延屬以後事自書表進投筆抽刃而絕又何其赫赫烈丈夫也伯升知更始之不可事乃從而不去遂及於難其智不及歙與亦會有天數與不然光武何能儼然履帝位而不疚也

鄧禹馮異

鄧禹馮異之徒非皆有子房韓信之才也徒以遭會事幾書名竹帛流慶子孫豈非其幸哉使其不遇時與褒衣博帶鉛繫之夫何以殊焉褒衣博帶鉛繫之夫如禹異之徒而不遇時者可勝數哉然其識時命循禮度不以功伐罹禍尤則比之昔時興謀造端之人事成而身就灰滅者誠不得並日談已蓋漢之初興非有王侯將

相權藉可憑之勢奮剛畝賤微與羣雄角才力並肩而起無君臣上下綱紀之節上以是疑其下下以是疑其上猜釁橫生誅醢迭用豈盡其人事之不臧亦時會所激而然也至於傳歷西帝分義明判戴白垂髮老穉之民亦皆知王命不可力覲大位不可闇奸故一時附風雲攀鱗翼而來者功成事集俛首降心以鑒前車之轍而為之君者方且信緯識蒙舊業安之不疑無所戒忌是以君臣得保終始然則時會之當然所繫詎非要哉世謂光武全功臣踰於高帝而諸人能一節勝於韓彭者皆未審察其本末所由廢興之故也雖然待功臣當以先武為法功臣自待當以禹異諸人為法上下相疑而能免於亂亡者鮮矣

第五倫

耿恭屯金蒲城圍急食盡煮鎧弩食其筋革士卒死亡略盡闕寵上書求救第五倫以為不宜救賴鮑昱之議其後救至恭得歸國史士發疏勒時二十六人耳達玉門者十三人其艱危如此昔李陵提孤軍轉戰數千里深入敵中正坐無救以降貽羞漢家今恭即無二節以孤城當數萬之眾垂死不救議者之心是何心哉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後將何以使人此鮑昱所為廷爭也假如不幸而有李陵之事其為國辱莫大焉第五倫之議以之為恭則不仁以之為國則不忠不仁不忠

私孰甚於此者而猶以不受千里馬心不能忘及一夜
十起之事詭言以荅或者之問而自命為無私亦可耻
矣

王梁孫咸

史言高帝斬蛇老嫗曰人殺吾子吾子白帝子化為蛇
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嫗言已忽不見人告高祖高祖
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此陳勝魚腹帛書篝火
狐鳴之故智也豈真有是事哉故光武之興專事符讖
符讖之事比於斬蛇魚帛狐鳴其飾詐也姦而為害也
深尤恠妄不可信及以之定天下命官用人輒舉是以
為徵据其陋益甚矣光武既即位選大司空而赤伏符
曰王梁主衛作元武梁從平河北拜野王令帝遂以野
王衛之所從元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於是擢拜
梁為大司空封武彊侯及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為
大司馬而衆皆不服改用吳漢是讖文之謬有不得行
於其羣下者矣考其時以妖誕之說謀為盜賊者不可
殫數涿郡太守張豐以道士言豐當為天子用五綵囊
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
曰肘石有玉璽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
恨又真定王劉揚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癭揚為主揚
病癭欲以惑其衆與縣曼賊交通後耿純收斬之凡用
怪妄之言幸而興者為高祖光武不幸而喪戮為張豐

劉揚至天下略定用以命官若梁咸之徒者尤可笑矣

卓茂

史載卓茂二事錄之使覽者勸焉其一初為丞相府吏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解與之他日馬主別得亡馬乃詣府送嚮所解馬叩頭謝之其一為密令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避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蓋茂所為大抵類此其名蹟留天壤人至今稱之而史獨舉此二事豈人所甚難行者哉病不為耳其效至於能使蝗獨不入密縣界蝗於蟲多為最凶頑無知識之物而茂以是化之信及豚魚良然哉及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

方之比于商容之賢封褒德侯茂薨車駕素服親臨夫
茂非有殊能顯功而世祖重之如此或曰茂當王莽居
攝以病免歸不仕更始政亂又以年老乞骸骨歸世祖
之重之者以此然本傳載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
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建
武初劉宣獨存世祖以宣襲封安衆侯其所褒寵不能
及茂觀當時所以重茂與茂之所以見重於當時者人
苟欲自立其所嚮慕取法可以為勸矣

魯恭

魯恭事蹟多於卓茂官至司徒較顯矣然其為中牟令
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
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
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雉傷有童兒親
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
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
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
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
書言狀其行事大抵與卓茂相類初恭在中牟亭長從
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
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
吏涕泣共留之亭長乃慙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然
則恭之所為豈嘗以功名為念者哉化人而人不化至

欲解印綬去此非飾智驚愚蓋出於中心之誠使人果不能化則竟棄官職如鴻毛耳而其所志專務本天之所以與人之理全而歸之於民視後世矯揉拂戾取必於氣力勢權失天之所以生養斯人之意者其相去豈特千里之遠哉是以古今語循良之治者動稱卓魯不虛也

鄭康成

鄭康成少為鄉畜夫不樂為吏遊學十餘年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黨事起被禁錮隱修經業杜門不出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黃巾寇青部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袁紹總兵冀州舉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乃以病自乞還家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康成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蓋康成始終出處之大節如此或謂紹之致康成使康成疾不篤必從紹明矣嘗見漢以來儒者如康成之卓進之辟其不從紹明矣嘗見漢以來儒者如康成之卓然行修終始不渝非揚雄劉向之徒所得並論况其博研經籍殫精聖道雖仲舒之賢猶當避其淹洽焉又豈

馬融何休諸人所能髣髴者哉

范升

范升論左氏不當立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正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其說支離乖戾無足深論善乎陳元之議也曰升等所言皆斷截小文嫖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其言最正矣獨是升之論以為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宜所因襲則其悖理害道之尤甚者也而元猶未敢訟言之昔武帝好公羊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宣帝在民間聞衛太子好穀梁及即位穀梁與公羊並存元所徵引是已然升所指先帝即謂武宣也武帝雖為五經置博士蓋汲黯所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非真能好經者也宣帝任刑名法術去六籍之道遠矣其所立果皆可以為百世法乎升以是為說其猥劣佞鄙更可耻矣且當時公穀之存亦以其傳經耳非遂以為經也而曰不以左氏為經明以公穀為經耳升之論何其謬妄與及升為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而元之論稍稍得行乃左氏立而後廢吾竊謂後之與左氏為仇讐者謂之淺末非淺末也正苦其難讀耳不學耳食之人焉可與多談哉

班固

余讀班固漢書誠有如范史所論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亶亶而不厭至矣哉良史之才也乃觀其自所論著則又甚謬不然何哉史稱其所上兩都賦咸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者大率皆媚道調辭褒今抑昔以苟一時之榮利而不務存大體者也且夫人之大患莫甚乎有狹前規薄祖宗之意固之所論其辭纍纍然不踰於此至有曰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則斥言其祖宗之不及後人雖以家人閭里常布之賤微其子孫亦不敢有肩越其前人之意况帝王之尊聞是說而不以為乖僭者其於天理民彝亦已泯然熄矣乃若寶鼎白雉亦何以異於天馬白麟神爵五鳳之恠詭而繫之以詩欲以陵夸往昔嗚呼陋矣

宋均

宋均常以為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明帝聞其言而追悲之余始讀之未嘗不歎明帝之能有悔心而竊怪均之說有所未盡善也然考均之始末弘毅任重多長者之行化流人物不尚名法雖卓魯之賢無踰焉然後知其言之可貴而所以矯末流之失為有功也當其為九江太守也郡多虎暴數為民害

嘗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虎豹在山
龜鼉在水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
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其務退姦貪思
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虎相與東游渡江
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此與
卓魯之治效何殊哉猛虎蹈檻穽而不避罷張捕輒逸
去至於蝗非有掩羅驅逐之勞能使自不犯境此可見
凶頑無知之物猶能以德化之况於人為物靈而謂法
制禁令可以革其心而從吾意之所為曷不觀虎與蝗
之避散而得其所以然之故乎事有即其小而可以見
大者均之於虎與蝗是已宜乎帝之追思其言而吾謂
其言之可貴者亦以此也

爰延

桓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
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
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
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是
延可謂盡言帝可謂受諫矣夫人莫不欲自掩其所短
之實而亦有時不滿意於不情之名若暴其所短而適
得其實與之以名而適會其情是謂扶隱摘微動中其
忌鮮有不深疾恨之而加以顯戮被以隱禍者若言其
所短而不當其實假之以名而違其情猶可曰是與我

牛馬文編卷三十四
不相似也不相似則於言之者可以拒而不受以謂無
可受之實也無可受之實而因以貸其人則於其人既
無疾恨之不解而我遂成大度之名今言桓帝可與為
善可與為非謂為中主是暴其所短而適得其實與之
以名而適會其情者也帝能不疾恨之而比以朱雲之
折檻可不謂能受諫哉若周昌比高帝為桀紂所謂無
可受之實而因以成大度之名者也至於謂桓靈之世
不聞此言者亦未考延之所論者矣

馬融

馬融本外戚豪家為梁冀私人李固之死章草成於融
手朱祐謂融曰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壯哉
祐之言與然使融畏名義漸清流寧肯黨附凶姦排害
正士悍然冥行以陷於惡雖聞讜言豈足動其愧悔之
良心哉以延篤盧植之賢不幸而為執經問業之高第
弟子亦斯文之厄會矣卓哉趙岐雖娶融兄女常鄙融
之為人不與相見可謂入汙泥而不染其擦者也

竇武

竇武母初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
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
俯仰蜷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祥
蓋物理之不可解者自古喪身亡家豈皆有如蛇之祥
者耶而蛇之能為怪異如此君子不語怪史既載其事

吾將闕其疑焉

曹操

自古篡竊之臣非其始遂有逆節閭奸之萌也曹孟德以驍雄之姿其不得志亦將伏櫪老死豈真有與人爭天下之心哉初操妹夫憑彊侯宋奇被誅坐從免官後復徵拜議郎及黃巾賊起拜騎都尉討潁川遷濟南相國久之徵還以為東郡太守輒稱疾不就職辭歸鄉里當是時漢既失政權倖專朝操多怨家苟以自免徇全身家妻子為念亦豈真能高尚其事者耶至金城之亂徵為典軍校尉董卓廢立表為驍騎校尉又輒逃歸是非能立惡人之朝者以卓必敗且禍及已也然亦豈有天下之志者哉卓既弑逆操遂散家財合義兵於是始有抵隙乘間之心矣素紹之起操頗斬削羣盜迎天子於長安還都許而僭竊之勢成矣初操將討張繡於宛也入覲天子用舊制交戟又頸而前及敗而還遂自此不復朝見而操之篡竊之勢既成又迫以不得不然之勢雖欲自已得乎操下令自叙其生平辭多姦飾然其實亦有不得自揜者其曰欲孤便爾委棄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然則操之始念不過欲全腰領保妻孥長子孫而已會其時之可乘亦未敢遂以有天下為心也至於其勢已成不得自止遂為自昔已來姦權竊國之雄而莽

卓之倫不得並焉嗚呼不有桓靈之君彼安能至此哉

又

世嘗謂魏武貴通達而賤節行以為時方用才隨其所
急史稱官方授材各因其器者謂此也故嘗下令謂若
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又謂有行之士
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蓋操之所為無廉
無行矣故喜其同於已者耳其所謂通達者正所謂同
惡相濟也

曹丕

昔孫盛謂丕處莫重之哀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墮
王化之基顯納二女忘其至恤按丕身行篡逆綱常淪
喪忘天性之愛墜至痛之心跡其所為無可言者而盛
之著論徵援漢文之事謂其變易古制魏王既追漢制
替其大禮嗟乎不豈得追漢文之制者哉按丕生於中
平四年建安十五年為司徒趙溫所辟十六年為五官
中郎將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操死嗣位為丞相魏王
夫丕之生固士人之家也今一旦盜竊神器逐其君而
死其父以為遂可以儼然用天子之禮凡一切苟簡恣
肆叛於先王之制以成後世邪驚悖驚之習者輒醜顏
喪心公然行之而不辭此其尤可恨者也晉武帝曰朕
本諸生家傳禮未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使丕
而有知得不愧於斯言乎

孫權

建安二十四年操晉爵魏王四年矣然漢朝臣未有以篡立之事顯言於衆者孫權越在江介上書稱臣稱說天命操乃以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鑪火上耶操雖飾言然權之可耻操且惡之自是桓階夏侯惇之徒相繼勸進權實始之也吳蜀相存譬猶唇齒不必智者而知之權既上書以討荊州自效明年權破斬羽傳其首權其豚犬也哉

荀彧

荀彧事操操比之子房觀其言議籌畫有足多者操定天下之功彧誠有與助焉史言董昭等謂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諮彧彧謂本興義兵以匡王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惡之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操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魏氏春秋曰操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是操殺彧明甚史諱言之然曰以憂薨是終不能諱也彧事操久操之姦逆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者也曾謂彧之智而昧於此乎九錫之對蓋天理之萌有不得自欺其心者亦冀幸操於我厚我雖沮其議而操且行之使世謂我固不與其事也蓋將以逃其責而盜其名文奸飾智之所為耳孰知操恨之至於殺其身哉沮其議而至殺其身彧智不及此也彧烏得謂智乎雖然子房勸漢高不

立六國後而或能以沮九錫而見殺人之所處有幸不幸而天下後世之是非亦卒以決於所處之有幸不幸者士君子擇人而事可不致慎與

管寧

每見魏時人推薦幼安書及其時以璽書相勸迫者未嘗不為幼安危之何危乎爾懼其或有以奪其高節使天下後世不得見賢人志士不幸而處濁世避亂朝者之坊表矩矱也最後見陶正一孟觀輩所稱道甚盛其時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以聘而寧已以正終年八十四矣吾覽史至此夫然後始快然於心真所謂賢人志士可以為天下後世之坊表矩矱者矣若田疇郟原之徒尚有愧焉况其餘哉然其同時避亂遼東者則有若王烈彥方亦有幼安之風焉卒年七十八鉅鹿張璠子明穎川胡昭孔明並能不辱其身終年一百五歲昭年八十九四子者皆以道樂身義不受辱故得盡其天年若世之反是以苟活者雖生百年猶蟪蛄之春秋螭蝮之旦暮耳况利欲熏其心垢穢加其外不死於斧鑕刀鋸而戕伐於天刑者衆矣烏足道哉烏足道哉

漢昭烈皇帝

建安二十五年魏曹丕篡位漢統既絕海內無君先主以漢室之胄總統嗣位正名號於天下何嫌何疑而陽泉侯劉豹等稱引洛書甄曜度寶號命錄運期孝經鈞

命決錄諸讖緯不經之言謾誣訓典欺惑衆庶以為受命之符而太傅許靖軍師將軍諸葛亮等亦稱述符瑞徵引圖讖以黃龍見武陽玉壘出漢水傳會經義文其誕妄紛紛勸進輒舉是以為名夫劉豹許靖之徒不足深責孔明儒者亦惑其說使人君正始之初褻越漫易同於兒戲若將但以欺其巴蜀僻遠之人者是以君子譏其乖立國之遠謨而不可以示至公大居正也

又

昭烈遺詔勅後主有云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此雖典誥之言何以加諸又曰可讀漢書禮記諸子及六韜商公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中韓管子六

韜一過已畢未送道亡云云竊謂為所以貽謀厥後示善也六經而外諸子之書庸有可觀者若商君韓非之徒之書重刑法而滅仁義三代以來學術不明人心溺於利欲事功混於襍霸至莽操之世天理滅絕人心喪亡不知忠孝禮義為何物其所謂事功皆利欲而已矣是故以嚴刑峻法劫持天下鄙棄仁義崇尚詐偽於商公韓非之書不惠其不相謀也今復導之以於法所不得見之書君子於此不能無議焉以昭烈之仁賢孔明之豪雋猶不能自拔於戰國亡秦餘殃烈禍之中他何所復望哉是以假荊州而不還曲既在已失東吳唇齒之助乘劉璋之闇弱奪人之有絕天下嚮義之心二

世而亡非天道與

又

昭烈託孤於諸葛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
可自取孫盛論之曰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推
服強鄰囊括四海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
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若所寄忠賢則不須若
斯之誨如其非人不宜啓篡逆之塗古之顧命必貽詔
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按盛此論可謂不知昭烈亦
不知孔明者也嘗觀古者堯舜之與賢以公天下為心
而昭烈之量子以安國家為念雖其所志不同不可謂
昭烈之心非出於至誠也夫昭烈之於孔明其君臣相
遇即三代之隆亦鮮可匹是以成王之賢猶致疑於公
旦也惟湯之於伊尹伊尹之於太甲昭烈之君臣可以
同類而觀焉昭烈之任諸葛其智不愧成湯諸葛之不
負昭烈其忠可比伊尹伊尹放太甲而天下不以為嫌
諸葛亮其人也非昭烈不能為此言非孔明亦不足以
當之君臣之際豈有所謂詭偽者哉如盛之論可謂不
得古人之用心者矣

午亭文編卷三十四

男壯履恭較

